# 高三少女的自白

刚升上高三的我，是我爸妈最疼爱的独生女儿。我爸是当汽车经纪的，而妈却是音乐老师。他们的感情从结婚

到现在，都维持得非常好。我这个女儿可说没有找错地方来投胎，这实在是一个很和谐的家庭。

我老爸的老朋友郭大叔夫妇是住在我家的隔壁。当我四岁的小时候，郭先生喘气喘得气不过来，到我家跟我爸

妈说，他的老婆刚刚诞下一名小孩，我们一家都替他高兴呢！我妈还跟我说：「菁，以后可有人陪你一齐玩呢！」

从小，我老喜欢叫他小松。他真是给了我们两家生色不小。小时候，他总是带著日本的面超人的面具，穿梭我

们两家叫叫嚷嚷，整天缠著我要跟他一起玩超人打怪兽的玩戏。每一次他都哭著回家，跟郭妈妈说，超人给「怪兽」

打败，哭个不停。嘻，我这个老姐当的「怪兽」岂能输给他呢……小松，人本身蛮听明的，但，就是欠了一点耐性。

郭妈妈为了他的课业，都命令他来我家跟我一起做作业。我都是用老姐的语气对他噜苏，要他好好的完成作业。

可能是不服气吧，当趁我转身时候，他常常用手轻拍我的臀部并轻挑的说：「菁姐！为什么你的都没有肉？以

后怎办，不好生养耶……」每次给他偷摸后，都气得说不出口。

我妈在我十二岁以后，就继续她的教学生涯。问她为什么还要出外工作，家里都有爸负担呢！她的理由都是说

不想当一辈子家庭主妇，出外工作能保持了解社会上的资讯。

因此，打自十二岁以后，放学回来就只有我跟小郭一起做家课了。期间，我都尽我的努力教他不懂的。总算没

有白费，到我升高三这年，他在学内的成续一年比一年进步。郭妈妈都每次来我家，都在我爸妈面前称赞说，小菁

又聪明又漂亮，还可以管好她的小松，真是厉害。爸妈听后，都笑得合不拢嘴呢。

今天，放学回来，小松如常背著他颇重的书包来我家。给他倒了一杯冰水，就各自做自己的家课。

不久，小松遇到问题就大嚷叫我教他。唉，自己的都做不完……没法教他就是了。就坐在他旁边，看看他那里

不懂了。正当我靠近他手左边身旁时，我的胸部好像碰到了什么似的，微微低下头瞥了一眼，原来是小松的手肘顶

著我的右乳房。自然反应的把身子微微靠后，眼睛盯著小松的动作是不是故意的。

但，看他那一脸专注在功课上面的样子，并不怀疑他什么，再靠近他指导他提出的问题。

可是，乳房又转来一压迫力，这次不理了，只集中教他不懂的。

不知怎的，他的手肘像有规律的在我发育成熟的乳房上轻轻的左右而微摆动著。虽说是隔著我的校服，但经他

这样的磨著，乳房慢慢的痒了起来。本想把身子拉后，这时候小松却又叫我看书上的那条问题。身子更靠过去，且

右乳房更压在他身臂上，这时我虽脸上看著书本，脸底下却红了起来。

这次小松不经意地把肩膀转了数圈，表示他有点累的样子。不动还好，一动就带动了他的手肘在我胸部的快速

地磨擦。给他这样的冲激，乳头附近起了一阵反应，一种突然而来的收缩感涌上心头……心里轻轻的不禁暗自「嗯！」

了一声……口张了一点缓缓地吐了一柳口气。不行了，速速叫他先自己看，再不明白时明天才答他的问题。跟他说

有点事，便起身跑去自己的房间。就在转身时，他又再来向我的柔软的臀部偷袭，并高声的说：「菁姐那里都没变

呢！哈哈！」

我瞪大眼睛回答他：「没变也跟你这个小弟没关系。你努力读书吧！」

把房门关上后，没力的躺在床上回味刚刚的感觉，此时，才感到下体有点黏黏的。好奇的把校裙翻到腰际，手

在纯白色的内裤上摸了一摸，害了一跳，为什么靠在阴唇中央处湿了一小片？再把手伸进小内裤内，手指触碰处却

有一些湿润的液体渗了出来。

左手曲著放到额头上，右手的中指却轻轻的在阴唇附近不停地转圈，脑子却混乱一片，想著为什么会这样子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不该有的反应……※※※※※第二天，小松又来到我家，

经昨天一事后，今天都不敢那么靠近他了。只跟他说，那里不懂划下来给我看，我再写给他怎做。此时，电话响了

起来，我跑去接听。奇怪，是找小松的。

他放下电话后，我问他为什么他的同学懂打来这里。他说：「我跟他说的，因我想赶快把那电动玩具拿到手，

就给了他这个电话号码啦。」原来如此。

接著，他又跑去大门口说：「菁姐！我要去拿啦！很快回来，不要跟我妈说啊！」

「行啦！快点回来吧！」

不管他了，继续我的作业。

回桌子时，不小心踢到他的书包。心想：他现在背的书包愈来愈重，并把书包提了起来，真的很重！

他每天到底会带什么书上课呢？就将书包的拉链拉开，唉，真的是一大堆教科书，跟我以前的一样。

就在拉上拉链时，瞧到一本像漫画的书，啊！好久没看过了，最近都在预备大学考试。好！就看一看松弛一下

神经也好。把漫画抽出来看时却是一本……日本Ｈ漫画……封面画著一个有著模特儿的身裁的少女，乌黑的长头发

下是一副楚楚可怜脸庞、丰满的乳房，而她只穿了一条紫色的内裤，更摆出了一个露骨的动作。从没看过这类漫画

的我，羞得脸都热了起来。

在好奇的驱动下，我坐在沙发上静静的看著里面每一页的内容。虽然，那些日文我都看不懂，但是，里面所画

的每个动作却使我有点兴奋起来。

整本漫画看过后，不其然的把手按在裙上，轻轻的隔著裙子在阴户上揉了起来，闭上眼睛的我，幻想刚刚看过

的每一个情节。左手放下漫画后，开始弄抚我的双乳，与此同时，右手不断去刺激我的阴户。

入了神的我，将右手接直去轻碰内裤的中央，食指和中指隔著我薄薄的白色内裤不停地交替搓揉微湿的阴唇，

且不时的抚摸我大腿内的两侧，不停牵引起我身体上的兴奋。

「嗯……！」咬著自己的下唇，不断感受著那快感。

眼睛稍为打开了一道缝，斜视在旁边的漫画封面，害羞得又再盖上眼睛。头紧紧的后靠且紧贴在沙发上，右手

的指头开始随著心中的需要加上快拂扫湿透了的内裤，小腿更因此摆得更开，蹬得更直的。

「嗯！嗯………」我那些暖液不受控制的渗出我那条柔而薄的小内裤，大腿分得开开的，好让我的右手的大摆

动，左手立刻抵在下腹上，接受那像触电的感觉……口里更发了数声低且微的哼声。

过了数分钟，胸口才慢慢从起伏的状态变回平静，全身像虚脱了一样。唉！头一次，现在才知道什么叫自慰。

愈想愈脸红，幸好小松还没有回来，不然，都不知怎跟他解释我刚才的动作。

正想洗一个热水澡时，小松就回来了。一进门，他吓坏似的一直瞪著我手上的漫画。我当然不放过机会教训了

他一顿，成绩不好就跟郭妈妈说。他根本不能辩驳什么，只好乖乖的做他的家课。

刚坐下来，他用怀疑的眼光来问：「菁姐！你有没有偷看？」

我匆匆答他：「你的嘴给我清洁一点，我才不会看呢！快做你的作业吧！还有，你给我看到你再带这种书，郭

妈妈那边怎打你，我可不负责，听到没？」

没机会洗澡的我，只好陪他一起做功课，可是濡湿的下体弄得我很不舒服，一直到小松走了，才能好好的清洗

一番。心想，我这两天到底在做什么呢……※※※※※这个星期，爸妈和郭大

叔他们都拿了大假去外国旅游一星期。他们对我真有信心，竟然叫我照顾小松。

没法子，谁叫我比他大四岁呢！天对我真不公平，为什么我不能跟他们一齐去？

今晚，跟小松吃晚饭后，跟他一起玩大富翁，看谁输掉，明天就要一早起来做早餐。跟他大战并扰嚷了数十个

回合，终于败给了这个小弟，我真要努力呢！

这时都十二点多了，直接去小松的爸妈的睡房睡吧。哗！房间真的很大，床又舒服。洗澡后，就回床呼呼大睡

去。

蒙胧中，好像有人叫我的名字：「菁姐…」起初不为意，听清楚后原来是小郭。都那么晚了，叫醒我干嘛，我

正睡得很甜呢！就装作听不到，不理他叫我。

小松轻轻叫了数声，看我没有反应就停止再叫。停不了多久，感觉到我的被子像给人拿掉，小腹处突有一只手

按著，并轻轻来回抚著。是小郭！心想我该怎办好？那时我怕得要命，都不知怎算，只好装睡下去。

这时他另一只手却伸到上身的睡衣上揉搓我的乳房，他用手指轻柔的拂扫，想他看我都没反应，更大胆的双手

各自一边的用了一点力推拿我受刺激的乳房。他这样一推，弄得我痒痒的，像那次他手肘磨擦我右乳房的感觉。

我真不知该不该立刻醒来骂他，跟内心在斗争时，我感到我那宽松的浅蓝色的短裤给他慢慢的褪到我细长的小

腿处，他把我的小腿抬起一点点，就迅速的把短裤脱出来掉在一旁。现在的我，只有一件无袖紧身的背心，内里穿

有白色的胸围和穿上薄质的白色纯棉内裤。

我再一次听到他用极微的声音叫了我一声，我脑里真是一片空白，算了，不应他就是了。他又一次得到我的沉

寂，开始把我两腿分得非常开，他的手放在我的小腿上，手指在细滑的小腿处一收一放的替我按摩，并上下的套弄

著。突然，两手都按在我的大腿内侧，慢慢的上下左右抚摸。他这样一来，使我震了一下，两脚的肌肉都扯得紧紧

的，眉头忍不住的皱在一起，因他的指尖在的我的内裤上轻轻的拖弄。

他并不放过他看见的每一寸地方，在我薄薄的内裤上游走。他的手指头找到我阴蒂的位置，把渗过淫水的内裤

推到阴蒂上方轻微的上下压揉。胸部随著他在我重要部份的骚扰，慢慢地起伏著，为怕他看见，又要控制著，有点

辛苦。小腹里像有一股暖流流动，一直廷伸到我的阴户处。

啊！虽说勉强的可以控制呼吸，可是，我的淫水却不理我的强忍，潺潺地流到我的内裤。我不知渗了多少在我

薄质的内裤上，我想小松必定是也注意到。

哼…！他开始向我早已湿润的阴唇进攻，他手指不断的在阴唇上打转，且时轻时重的上下搓揉。我不时装作不

经意的把臀部左右的动了一下，并向上挺著，好让配合他的动作。他手指对阴户的进攻速度有加速的现象，我私处

附近幼滑的皮肤间接的告欣我，我的内裤给小郭都弄得非常湿透。现在我都没有力气起来阻止小松进一步行动，只

有闭著眼睛给他做他爱做的。

不知怎地，小松停了所有动作。静止了好一会，只听到移动的声音后，大腿两旁都受到小松的膝盖顶著，私处

突然又受到骚扰，但跟刚才的不同，不像是小松的手指，只感受到那物体所碰之处，有点温的。当碰到我大腿根时，

感到那软软的东西带有一些黏滑的液体。

那东西不停在隔著内裤上摩擦，频率开始加快，在我阴唇处上下的擦，不时又轻轻的顶著我的阴户，像要想插

穿内裤似的。我的小腿、大腿和臀部被他快速的对阴户拨弄，慢而静的摆动著。

突然，小松吐出了数声低沉的叫声，私处猛然受到什么液体的喷射，只感有种灼热感，部份很黏的液体使溅附

在大腿上，而我甚至闻到一阵浓烈的味道，以前从没闻过的。

猜不出现在的时间，寂静中隐约听到小松的喘气。他把我两腿再度向中间靠拢，感觉到他一腿的膝盖顶著我那

湿滑透的小内裤底。脑里给他刚刚的动作冲昏得不知去向，紊乱的心情在想：小松难道不怕我醒来的吗？

此时，他把我背心的底端向上卷，一直卷到腋底的心平位置。接著伸手抚摸我露在小胸罩以外部份的乳房上，

他那微暖的手柔而轻的推揉那没有受胸罩保护的、细滑的皮肤处。他有技巧的从我腋下开始，一直沿滑到我乳房的

两旁磨擦，再把两手按到我的乳沟里顺著胸罩的上沿来回揉抹。冷不防地他把手滑进我的胸罩里，直接的捏扭我的

乳头。

嗯！乳头自然且迅速的硬了起来，而他更用了一点劲上下的拉压我敏感的乳头，他还不满足的从胸罩的上边处，

轻轻的把胸罩拉下到乳头的下方。大半部我那富有弹性的乳房和硬挺的乳头，因没有胸罩的保护，感到有点凉。现

在我根本羞得不想打开眼睛，看著小松对我胴体的凝视。

不知是什么，一滩暖湿的液体滴在我右边的乳头上，那炽热的液体更使乳头急速的收缩。答案很快就知道，原

来是小松的唾液，因他正在吸吮我的乳头，更用牙尖轻咬著我那它。他的舌头像蛇一般缠扰我乳头的四周，柔软的

舌头不时去拨弄并在乳头上转圈。

他的左手并没有闲著，加入战圈来进攻我的左边乳房。他用手掌中心刺激我的乳头，手指却向我早熟的乳房上

压抹。我的大腿内两旁不经意的微微夹紧停留在我两腿中的小腿（小松的），并把我阴户紧紧抵著小松的膝盖，用

阴劲将阴户在他的膝盖处，微微的上下摆动。额头感到有一，两珠的汗水流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

渴望将阴唇紧压在小松膝盖上磨擦，只知道下体痒得不能忍受。

本来蛮满足湿滑的私处感受不到小松的膝盖，小松在我胸上的一齐动作都停了下来。不好！他正要除下我薄质

的内裤，我紧张得把两边的床单抓紧。

小松他已经把我的内裤缓缓褪下，他又把我的两腿轻轻的分开，我的阴户毫无遮掩下完全曝露在他眼前。脚指

头不其然的紧缩在一起，等著小松进一步的行动。感到他左手在我右边身旁处的床上压了下来，一阵阵酸麻的感觉

来自私处，感受到有一东西正在我的私处拂扫，像刚刚的隔著我内裤游走的东西。

心头突然想起小松那本Ｈ漫画那个男孩子的下体，难道小松正用他阴茎项著我？！

我好怕，想立刻起来阻止他，但想到会看见他那阴茎，整个身体只有僵在床上，心里如鹿撞，不知怎办好。

太迟了！我阴户正开始受到他的阴茎的插入，他那暖热的阴茎一步一步的推进在我湿濡的阴道里，他每一小插

都把我没被开发的阴道撑开。很痛，我只感到那强烈的撕破感，不想他知道我一直是在装睡，怎痛也好，都只在心

底大叫。

最后一插，他却大力的顶进我的阴道深处，我阴户的四周触碰到他的阴毛，我想他已经把整根阴茎都插在里面。

阴道内不停传来他那根阴茎在里面的轻跃弹跳，幸好他没有再动，不然我一定痛得昏了过去。

静止间，他开始用他的手抚摸我的小腹一直滑到乳房上轻碰，他的嘴再度在我的乳头上吸吮。这次他微咬我乳

头根端，舌头却左右压抹乳头尖端，速度开始有节奏的加快。他的阴茎像不耐烦的开始进出我紧紧的阴道，不知是

不是他不想把我弄醒，抽插的动作只是慢慢的，可是在我乳头上的舌头却没规则的乱拨且急速。

他的阴茎像在不断膨胀中，硬硬撑得我阴道非常的痛，我故意嗯了出声，更将声音提高，希望把他吓退。只知

他没有理会，更把抽插的速度提高，他舌头跟右手更不断刺激我的乳头和乳房。额头，胸部，小腹和大腿，随著小

松的阴茎的进出和舌头及右手对我上胸的刺激，不断渗出大量的汗水。

下体突来重重的一压，感到一阵阵的暖流激射在我阴道内，全身震了数下，我眼尾在惶恐底下流下一道眼泪。

小松的阴茎顶进我私处数下就没动了，他的手抚揉了我乳房和小腹不久后，他的阴茎也抽离我的阴道。他像没

发觉其实是醒著、只是没有把眼睛打开的我，他把我的衣服整理完毕后，就轻步把门带上关掉，只留下我一个快痛

得昏了的菁姐。

他走不久后，我起来把短裤跟内裤都除掉，凭著从窗户透射进来的月亮光，我看到床单被血染了一片，而我的

下体还流著小松射进我体内的精液，且带有丝丝的血丝。

我蜷曲著身子，把头埋在两膝内，开始低泣起来……心想明天该怎样面对小松……！？

为什么（二）及续集过了一阵了，下体的痛楚逐渐地消失，换来的是一种空虚的感觉。回想刚才曾有多次机会

阻止小松对我的侵犯，但我却多次放弃，难道我内心真的是那么淫荡吗？真想给小松干吗？

自从上次被小松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地用手肘碰过我我的乳房，看过小松的那色情漫画后，我就对性有了新

的感觉，不时在睡觉前自慰一番，从胸部的乳房到下体的阴唇、阴核，无处不被自己的玉手抚摸过，甚至幻想和一

个男孩互相拥吻、互相抚摸对方的身体，搞得第二天早上都要把已经湿透的内裤换掉。

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已经喜欢上这个比我小四岁的「小顽皮」小松。

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女孩，一直认为要把自已的处女之身在洞房之夜献给自已的丈夫。

自从我和小松一起做功课，有时还一起游戏，经常斗嘴，甚至还会动手，不过不是打架，而是我气得拧他的耳

朵，而他就很快的逃开，还不时用手从偷袭我的臀部，而当我被摸后面部表情虽然很气，但内完全没有生气和被辱

的感觉，反而觉得有点害羞和兴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无论吵架的时候谁的错，也不论谁的错，过后小松总是先向我道歉，有时他会买王码电脑公司软件中心一些我

喜欢吃的零食逗我，还会做一些希奇古怪的表情和动作，直到我笑著说原谅他为止。

慢慢地，我发觉经常被小松的行为吸收。难道我真的喜欢上小松了吗，我为什么会喜欢上一个比我小四年的男

孩呢？想著我就睡著了。

早上的空气真好，我依然像往常那样六点钟就起床了，虽然昨天晚上我经历的人生的第一次性交，但起床后也

不觉有大的异样，只是走起路来阴部有点痛罢了。

我先到浴室里洗澡，我一边开著淋浴花洒冲著身体，一边对著落地大镜抚摸著自己的身体，一对正在发育的乳

房贺圆挺而不堕，两个晕红的乳头在我雪白的身体上显得份外夺目，下体三角带只有一小撮小而稀疏的阴毛若隐若

现地遮住我的阴部，我经常为自己拥有这样的身材感到自豪。

从浴室出来后我就去煮早餐，因为昨天和他打赌输了，状且我也乐意去做。

早餐做好后，我就到小松的房间叫他。可能是因为昨晚的事吧，每接近房间一步，心就越跳得厉害，最后还是

深深地吸一口气，敲了敲小松的房门：「小懒虫，时间不早了，快起来吃早餐了，还要上学，迟到我可不管了。」

可是里面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又大声叫了一次，还是没反应，于是我鼓起勇气去推门，门没有上锁，一推就开了，只见床上的小松盖著被

子，一动也不动。

一看我就生气，昨天晚上在弄我身体的时候就那么有力，现在就像一条虫。

「还不快起来！」我一边说，一边用手猛地掀开他的被子。

只见只穿著三角内裤的小松蜷缩在床上，我的面马上擦地红起来，心跳得更厉害。

我马上大声地说：「快起来了。」

床上的他还是没有反应，没办法，只好用颤抖的手轻轻地推了推小松一下，糟了！小松的身体非常烫手，他发

烧了。

我马上帮小松盖好被子，然后打电话给爸爸的好朋友，也是我家的家庭医生林叔叔。林叔叔在电话里叫我先用

冻毛巾放在小松的额头上，他随后就来。

放下电话后，我马上照林叔叔的话去做，又想起小松没有穿衣服，也不理什么害羞了，赶紧找衣服帮他穿上。

当穿裤子的时候，手不小心碰到内裤隆起的地方，心就「砰」地跳了一下，手竟不自觉地向小松隆起的地方伸去。

『我究竟在干什么？竟然偷偷地去摸男孩的阴茎！』虽然是这样想，手还是放在小松的内裤上，轻轻地摸了几

下，感到有一条圆圆的物体，既温暖柔软，这就是昨晚插入我处女地的物体，心里不禁传来一份兴奋的感觉。

我刚想拉开小松的内裤，看清楚这条夺去我的童贞的肉棒是怎样的时候。

「菁姐，我不是顾意的，你原谅我吧！」

我吓了一跳，往小松望去，只见小松的眼睛还闭著，嘴里却一张一合地不知说什么话。

「小松，什么事吗？」

小松没有回答，原来在说梦话。

过了一会儿，小松的梦话又来了：「菁姐，我其实真的好喜欢你的，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我又控制不了

自己，我好想你将来做我的妻子才冒犯你的，你原谅我好不好嘛？」

原来他在梦境而对他昨晚对我所做的事道歉。

这时的我，心情十分紊乱，刚才心里还在埋怨小松昨晚不应该对我作出越轨的行为，现在听到他在梦里说的话，

原来他竟然对我这样迷恋，视我为将来的妻子，心情既喜又怕。喜的是我终于知道我昨晚的行为也是同小松一样出

于对对方的爱意，一种无法控制的爱欲所至，并不是我淫荡；怕的是将来不知道他会不会承认这回事。看到他现在

已病了，心里实在难受得很。

门铃声把我拉回现实，林叔叔到了。

林叔叔看过小松后，帮他打了一口针，说他只是著了凉，没有会什么大碍，可能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子没盖好，

再吃点药就没事了。接著他说今天医院里有个手术要做，没有时间留下来，于是留下一些药，叫我好好看著小松就

走了。

小松这小鬼哪是没盖好被子，分明是昨晚偷奸完事后，心虑被我发现，衣裤没有穿好就走回自己的房间，所以

著凉了，活该！

虽然是这样想，但还是先帮他吃药。

今天是不能上学了，幸好今天是周末，多数是自修课，所以就打电话给同学说我家里有事请假，至于小松，也

只好帮他打电话向学校请假了。接著煮粥给小松吃，这是林叔叔吩咐的。

一切做完后，又想起昨天晚上被弄脏的被单，只好拿出来洗了，看著被单上的处女落红标记和小松的精斑，心

理又涌起了异样的冲动。不理了，幸好污秽很容易被洗掉。

我又到小松的房间去看他，小松依然睡得一动不动，我就用手去摸了他的额头，烧已经退了很多了，但发现他

却满头是汗水，可能是打了针和吃了药的正常反应吧。

我轻轻地掀开被子，小松的衣服也给汗水湿透了，我赶紧用毛巾把他头上的汗水擦去。至于衣服则没办法，一

定要帮他换去，这时我反觉得难为情了，这将是我第一次看到男孩赤裸的身体，但为了小松，只好硬著头皮去做了。

我先把小松扶起，把他的湿衣服脱下来，然后用毛巾擦一次他的身体，虽然他的身体不时在我的胸部磨擦著，

我也没有去理会了，只是心跳得特别快。等他穿好衣服后，下一步是要帮他换裤子，我把小松的睡裤连内裤一起拉

到脚跟，然后拿掉，就像他昨晚脱我的裤子一般。

『也不知道他现在醒了没有？』一想到这里，我就往小松的面望去，还好，他依然睡著。这时我才敢向小松的

下体望去，只见小松的阴茎看起来有三只手指那么粗，大约５公分长，在尖部的包皮张开一点，里面露出了约一个

指甲位的龟头。这些名词都是在医学杂志和教科书上认识的，小松的阴毛并不多，当然，他还没有发育成熟。

我的手不自觉地握住了它小松的阴茎，这比我刚才隔著他的内裤摸更刺激、更真实。

这时我发觉原本柔软的阴茎慢慢地增大，而且变硬，我向小松看去，他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样子，只是额头皱了

几下。

再看他的阴茎，由于增大了，龟头整个从包皮里露出来，这就是昨天在我的处女地横行霸道的家伙。

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我居然在弄男孩的大肉棒。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自觉地用我的小嘴将小松的龟

头轻轻地含住，然后又吐出来又含进去，甚至整条阴茎全含进嘴里，就像吃冰淇淋一样。

这时小松的阴茎变得更硬，而且嘴里还不时发出「嗯……嗯……啊……」的声音，身体还动了几下。

我为了不想弄醒他，舍不得地把他的阴茎吐了出来，又用水把的阴茎擦乾净后，然后穿上内裤和睡裤。再看他

时，还在睡，简直是大懒猪，也不知是不是在装睡，反正昨晚你那样对我，我现在以其人之道还自其人之身也不太

过份。

但经过了刚才的事，我发觉自己的面十分烫，一照镜子，满面通红，怪不是刚才太兴奋了吧？我伸手探到自己

的阴部，果然不出所料，又湿了一大片了，我发觉自已真的变了，这是为什么？我赶紧把内裤换了。

这时煮的粥也好了，我刚想去叫醒小松时。

「菁姐，你在吗？」

走进他的房间，发现小松已经坐在床上。

「好点了吗？」

「好多了，只是觉得头还有点痛。」

「还好说，自己不注意身体，著了凉，又发高烧，害得我为你忙了半天。」我装著很生气的样子。

「是吗？可能因为昨晚……」

「昨晚怎么了？」我故意问他，我倒想看你想撒什么谎。

见他若有所思，跟著深泞地吸一了口气就说：「菁姐，我对不起你，昨天晚上我趁你睡觉的时候……偷偷地进

了你的房间……和你……和你发生……发生了性关系……但我真是好喜欢你的，我真是没法控制自己。但我会负责

的。」

这远远超出了我想像的范围，本来想看他对昨晚的事怎么回避的，那想到他竟然当著我的面前承认一切，把刚

才的梦话全都说出来。一时间我都不知怎么处理，脑海里一片空白。

大约静了一分钟，我才小声地说：「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是你刚才在睡觉时说梦话说的。」

「啊，我还说了些什么？」

「你还说，经常在我的房间里拿我的内衣裤来自慰，还在我睡觉的时候偷吻我。」我根本想不到自已会说出这

样的话，面上又烫起来了。

本来我想故意戏弄他的，怎知他竟然没有出声，显然是默认了，这倒是我不知道的。

「菁姐，你生气吗？」

「这样不生气才怪。你竟然未经我同意就拿我的东西，还对我做出这越轨的行为。」

「那么随你怎样惩罚就怎样吧。」小松这时的头已经垂下了。

「当然。你刚才不是说过要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吗？那好，我就罚你以后不准和另外的女孩好，只对我一心一

意。」

小松显然没想到我会这样说，头马上抬起来，愣了一会儿，就连珠炮地说：好，好，一定，我只爱菁姐你一个

人。」

「还有，这件事先不要让别人知道，连我们父母都不行，免得多生事端，懂吗？」

「这一定，这一定，只要菁姐喜欢，要我做什么事都行。」

于是，我就坐在小松的床边，他用一只手轻轻地抱住我的腰部，另一只手抬著我的腿部，就把我抱起来放在他

的怀里。我害羞地把头埋在他的怀里，稳约从他身上传来一股男性独有的气息，我的心就像小鹿一样跳起来。

小松低下头，在我的嘴唇上温柔地吻了几下，这是我一生人第一次在自愿的情况下和男孩亲吻，而且是和自己

所喜欢的男孩拥抱和亲吻，心里面当然十分兴奋。

「菁姐，你都忙了一大早了，不如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好吗？」

他这样说，我就知道他想干什么了：「你的病还没好，这样对你的身体是有害的。」

「我的病好多了，而且知道菁姐肯原谅我还和我好，什么病也难不了我。」

对于初试云雨的年轻男女来说，这是难以拒绝的事来的，于是我就没有再出声，随小松摆布了。没想到一天之

内，和小松的关系竟发展到这个程度。

我们互相拥抱得很紧，好像怕失去了对方似的，这应该是热恋男女的普遍表现吧！

「菁姐，你好漂亮，身体又很美，我好喜欢哦！」

给自己心爱的人称赞，心里当然是甜丝丝的。

小松先吻我的额头，眼睛，鼻子最后停在我的嘴唇上，他把舌头伸进我的口腔里和我的舌头互相纠缠在一起，

而我的上下唇把他的舌头含住，这样慢慢地引发我们内心的激情。小松的一只手已经从背后伸进了我的衣服里，轻

轻地抚摸著我的背部的肌肤，而另一只手则伸进我的裤内摸著我臀部。我亦不自觉地拉起他的衣服抚摸他的身体，

这时的感觉实在是难以形容。

「把它们都脱下，好吗？」

事到如今，我还能拒绝小松的要求吗？况且我早就想那样了。

「你帮我脱好吗？」

小松得到我的回答，三二下功夫，我们两人已经是赤裸相对了，他把我放在床上，这时我看见小松的肉棒已经

涨得比刚才还要大，龟头反射出迷人的光泽，并在轻轻的颤动著。

「很想要它吗？」

被小松当场揭破，面上马上红潮突现：「贫嘴，如果我说不要，你肯放过我吗？」我故意说。

「菁姐，知我莫若你，刚才是我说错了。」说完，他轻轻地用手指戳了我的乳房几下，然后再次在我的唇上深

深地吻下来。

而他的双手在我胸口的两个乳房上来回地抚弄著，后来乾脆用嘴含著我的乳房，又轻轻地咬我的乳头，一阵阵

的麻痒从我的乳房传过来。

而他的大肉棒不断地在我的肚皮和大腿间游动，弄得我全身好像有千只蚂蚁在不停地走动，使我不停地扭动著

身体，口中发出「啊……嗯……哦……啊……啊……」的呻吟声。

小松听到后更加买力，而且还伸出一只手指，在我大腿间的肉缝上不停地划动。

「啊……啊……好痒啊……小松……不要再……再弄了……快点……快点上我吧……」

「菁姐，你的小穴很湿。」

「你……你还不……快点……我……我就顶……顶不住了……」我把双腿张得开开的。

小松这时马上扶起他那根又硬又大的肉棒，用龟头抵开我的阴唇，「噗」的一声，小松整支肉棒全都插进了我

的小穴里，「哦……啊……」我不禁兴奋地叫起来，那种由空虚变为充实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小松的阴茎开始在前后地抽送著。

「啊……太美了……哦……太爽了……啊啊……」

「啊……菁姐……你的小穴……夹得我……夹得我好痛快啊……啊……」

「是吗……你的……啊……你的肉棒……哦……也干得我……干得我很舒服……啊……太美了……」

我不禁淫荡地浪叫著，身体随著小松的动作不停地扭动著。昨天晚上因为是被偷奸，那种不敢呻吟荡呼的感觉

实在太辛苦了；现在可不同，当然要尽情地享受，尽情地浪叫：「啊……啊……好美啊……」

我和小松的呻吟声、浪叫声、喘气声、阴部接触声、床的摇摆声……充斥著整个房间，这是属于我们两人的天

地，周围的一切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尽尽情地享受著对方的肉体、对方的爱。

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使我逐渐地到达高潮，而这时小松肉棒的抽送频率也不断地加快。

「菁姐……我好舒服……啊……我快要丢了……」

「我也是……用力干……干我……啊啊……干得我……好爽啊……我不行了……我也要丢了……」

这时，我感到一股热流从小腹丹田一直传到阴道，并喷射出来，紧接著感到小松的肉棒在我的小穴里颤动了几

下，一股烫热的液体冲击著我的花心，那种感觉真的令我几乎晕过去。

一切都停止了，小松趴在我的身体上，两人都在喘著气，他双手揽著我，虽然他的肉棒已经缩小了许多，但依

然留在我的阴道里。

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是在默默地拥抱著对方，同时回味刚才的激战，不禁相对而笑。

过了几分钟，小松身一侧躺在我的旁边，肉棒自然脱离我的小穴。他揽著我的腰，使我靠在他的肩膀上：「刚

才舒服不舒服，爽不爽呀？」

真是，居然对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叫人家怎么回答！我并没有出声，只是在他的肩膀上咬了一口，然后对他

欣然一笑。

「那以后我们可得多点来，好不好？」他一边用手指拨弄我凸起的鲜红乳头一边说。

「小色鬼，你想一天做几次？刚才弄得人家那么狠，现在还有点痛。」我的手指在他的鼻子上刮了几下。

怎知他居然用口含住我的手指，还轻轻地咬了一下：「不知谁刚才叫喊著好爽、好美的呢？还要人家大力地干。」

「你还讥笑人家，以后可不让你干了。」

他的头很快地缩到我两腿间，感到阴户被吻了几下，小松又出现在原来的地方，嘴唇上还弄了一点精液和我的

淫液：「算是我错，以后一定弄得菁姐更加爽好不好？」

我细心地用手擦去他面上的汗水和嘴上的淫秽物：「如果你以后学习不用功和另识女孩子的话，我可不理你了。」

「这当然，有妻如此，夫复何求？」他又在我的唇上吻了好几下。

「当……当……」外面挂钟的响声使我们回过神来。

「哇！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快乐的时间过得可真快。」

「我肚子饿了，菁姐有什么东西吃？」

「有粥吃，不过我得先去洗个澡，把刚才弄出来的东西洗乾净。」

「你不想留个纪念吗？」

「留你个头。还不快点！」

「菁姐，我看你不怎么方便，不如我抱你去好吗？」

的确，这时在我的小穴里充斥满小松的精液和我流出来的淫液，有一些甚至已经流到床上，如果这样走出去的

话，免不了弄到地板都是，我只得答应他的要求了，虽然小松比我小四年，不过他发育得很快，个头比我差不多，

力气嘛……小松用花洒把我阴道里的脏物洗得乾乾净净，但也弄出一点新的淫水，这时他正在用手抚摸著我涂满沐

浴液的身体，乳房、肚皮、阴唇……而我一只手轻轻地握住他勃起了的肉棒，前后地套弄著，另一只手则抚摸著他

的胸部，后来他居然把精液射到我的身上。

「菁姐，你的阴毛和你雪白的肉体太不相称了，不如剃去吧？」

「那也好，不过你也要剃，免得以后给你笑。」

洗了半个钟头，我们才从浴室里出来，身上只是盖著一条浴巾，而且是两人共用一条，我们两人的下体已经是

光溜溜的，而小松的手依然不老实地在我的乳房上游动。

「别玩了，先吃东西嘛。」

「你喂我食好吗？」

「你不是好了吗？干嘛要让人家喂呀？」

「我想你用嘴喂我吃嘛。」

「尽想些馊主意。」

虽然是这样，但我还是愿意照他的话去做，这可以增加情趣。我坐在他的大腿上，他的阴茎抵著我的臀部，他

双手揽著我的腰部，我就用嘴含住粥送到他的口里，有时他还调皮地含住我舌头不放，弄得非要和他热吻一番。这

样吃法，不到一小时也不能吃完。

当我收拾东西时，才发现小松的双腿上已经湿漉漉的，而且连地上都有，这全是我流出来的阴液。

一切清理完毕后，小松就揽著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这时电话响了，小松拿起电话听，原来是旅游中的父母打电话回来，小松在听他们讲话，而我这时顾意伏在他

的腿间，拿起小松的肉棒，用舌头拨弄了龟头几下后，就把整条阴茎放到嘴里吸吮。而小松的表情也急剧变化，他

显然是极力地抑制住不出声，因为电话那边是他父母，有时还得说几句话，不过声音就不怎么好了，挺可笑的，这

正是我想看到的。

只可惜过了一会儿，他把电话递过来，并故意大声说：「菁姐，电话。」接著淫笑起来。

惨了！这回可轮到我了。

「可不是，谁叫你先搞人家的！」

我一接过话筒，小松就迅速地把我的身体扳在沙发上，这时电话那边的母亲问：「这几天好不好？」

我说：「挺好的。」小松就淫笑地小声说：「对，挺好的。」说完，他把腰一挺，已经变大的阴茎就「嗖」的

一声，全部没进我的阴户里。可惜我又叫不得出声，那种感受真难顶，没办法，谁叫自己先燃起火头。

偏偏那边的母亲又不知趣，还在喋喋不休，而小松也在不停地抽送著他的肉棒，肉棒不断地磨擦著窄小的阴壁，

阵阵快感不断地涌向全身，却不能出声，憋得我全身是汗。

好不容易才熬到母亲收线，一放好电话，我俩同时都发出「啊……啊……哦……哦……」的呻吟声、浪叫声。

沙发的弹力不断地帮助我们发挥著做爱的波澜起伏，小松的双手不停地玩弄著我的乳房。一会儿，他说让他在

底下而我就坐在阴茎上，这又是另一种享受，我不住地上下移动身体，让我的小穴套弄著他的肉棒，使我们能尽量

发挥性爱的真谛。

也不知弄了多下了，我们逐渐进入高潮了，淫水不断地从我的小穴沿著小松的阴茎流到沙发上、地上。

「我不行了，我……我要射了。」

我们同时进入高潮，小松的精液已经激射入我的体内，与我刚射出来的阴精混为一体，并少许少许地流出来。

过了一会儿，我俩才浴室里清洗一番，并清洁完沙发和地上的残留物。又互相拥抱著看电视。后来我建议先复

习，等今晚可以早点休息，小松虽然不愿意，但也同意了。

说到学习，我总是全心全意地投入，虽然经过今天发生的种种事情，而且现在两人又全身赤裸。有几次小松借

向我请求指点作业之机想吻我的乳房都被我拒绝，他也只好专心复习了，因为他也清楚我的性格。

吃过晚饭后，我们看了一个多小时电视节目后就上床了，当然这天夜里我们又激战了几百个回合，直弄到零晨

一点才在极度的疲倦中睡著。这时我是伏在他的身上，而他的肉棒依然留在我的体内。

第二天我们九点钟才起床，因为是星期日，所以我们一起去逛商店。我买了一些避孕药，接著我们又去看电影。

在电影院里，小松还不时把手伸进我的超短裙内，掀起我的内裤，用手指挑弄著我的阴蒂，搞得我在差不多完场后

要用纸巾将阴道内的淫液清理乾净。

在父母出游的两个星期里，我们在放学后就回家里脱去身上所有的东西，然后才煮饭、复习、洗澡，最后就是

在床上疯狂地做爱。

可惜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不久父母亲回来后，我们已恢复原来的样子。不过一有机会，我们就会又在

一起。后来我考上附近一有名的国立大学，要搬到学校的宿舍住，虽然和小松见面少了，但感情却未见减退，他不

时到学校找我，使室友非常羡慕，经常说我的男朋友高大英俊，那时小松已经长高了许多。

我们经常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偷偷地做爱，而且每次都不止做一次。过了不久，我们的父母亲都知道这件事了，

他们在了解事情的发展后，并没有怪我们做出这荒唐的事，反而是责备我们不应将整件隐瞒了这么久。到后来他们

还互相道贺，好像比我俩还高兴，原来他们早就有这个意思，但碍我俩还年少，且担心我不喜欢小松比我小，现在

这样正合他们的意思。

后来居然把两家打通，并把小松的房间扩大，并加以装修成为一间夫妻房，我和小松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同居做

爱。那时我十八岁，而小松才十五岁。

【完】